

从赋能到束缚：数字反哺中的表演性照护与情感空心化研究

张靖雪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6年4月5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7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17日

摘 要

数字反哺作为数字时代家庭代际互动的核心形式，被普遍视为弥合老年群体数字鸿沟、实现技术赋能与代际情感联结的重要路径。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数字反哺逐渐呈现出从“赋能”到“束缚”的异化倾向，子代的数字支持异化为表演性照护，亲代的情感需求被忽视，进而引发代际情感空心化危机。本研究以深度访谈法为核心研究方法，对江苏省9个乡村空巢家庭(共18名受访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结合质性分析软件Nvivo 12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与分析，深入探究数字反哺中表演性照护的表征、形成机制及其对代际情感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反哺中的表演性照护主要表现为工具性替代、仪式化互动与符号化展演三大特征，其形成源于子代时间贫困、代际数字权力失衡与孝道伦理数字化三重逻辑。基于此，本研究提出重构代际数字互动模式、回归情感照护本质、构建多元数字助老体系的对策建议，为化解数字时代家庭代际情感危机、促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数字反哺，表演性照护，情感空心化，代际关系

From Empowerment to Restraint: A Study on Performative Care and Emotional Emptiness in Digital Back-Feeding

Jingxue Zhang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April 5, 2026; accepted: July 7, 2026; published: July 17, 2026

Abstract

As a core form of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interaction in the digital age, digital back-feeding is

文章引用：张靖雪. 从赋能到束缚：数字反哺中的表演性照护与情感空心化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7): 150-156.
DOI: 10.12677/ar.2026.137438

widely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among the elderly, achievi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fostering intergenerational emotional bonds. However, in practice, digital back-feeding has gradually shown an alienating tendency from “empowerment” to “restraint”. The digital support provided b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as been alienated into performative care, while the emotional need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have been neglected, thus triggering a crisis of intergenerational emotional emptiness. Adopting in-depth interviews as the primary research method, this study conducte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18 respondents from 9 rural empty-nester families in Jiangsu Province. The interview data were coded and analyzed using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software Nvivo12 to explore in depth the manifestations,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performative care in digital back-feeding and its impacts on intergenerational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The study finds that performative care in digital back-feeding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instrumental substitution, ritualized interaction, and symbolic performance. Its formation stems from three logics: time poverty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unbalanced intergenerational digital power, and the digitalization of filial piety ethics. On this basis, this study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cluding reconstruct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gital interaction model, returning to the essence of emotional care, and building a diversified digital elderly support system,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resolving intergenerational emotional crises in families in the digital era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ge-friendly society.

Keywords

Digital Back-Feeding, Performative Care, Emotional Emptines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手机已成为社会参与和信息获取的重要工具，但老年群体在数字融入过程中普遍面临使用障碍，衍生出显著的“电子鸿沟”[1]。为弥合这一鸿沟，“数字反哺”（即年轻子代协助老年人掌握数字技能）逐渐成为家庭支持的重要形式[2]。作为数字代沟的衍生概念，数字反哺指年轻世代在数字接入、使用和素养上对年长世代的教辅行为[3]。

既有研究普遍肯定数字反哺的积极价值，认为其不仅能提升老年人的数字能力与生活便利性，更能重塑家庭代际关系。因此，作为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家庭数字反哺被视为缩小数字代沟、促进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中国式的解决方案”[4]。

然而，在数字化与老龄化双重交织的社会现实中，数字反哺的实践样态逐渐偏离“赋能”初衷，呈现出明显的异化特征。一方面，子代的数字支持多停留在工具性操作层面，以“代买代付”“远程设置”等便捷化方式替代深度互动；另一方面，部分子代将数字反哺视为社交平台的“孝道展演”，通过分享助老场景构建“孝子”人设，照护行为的表演性远超情感性。表演性照护是指子代在数字反哺过程中，以形式化、任务化、展示性的行为替代实质性情感照护与深度技能传授，其核心目的从满足亲代真实需求转向完成孝道义务、塑造自我形象或迎合社会评价，照护行为呈现出“重形式、轻情感、重效率、轻互动”的特征。与此同时，老年人的真实情感需求被边缘化，老年人虽获得技术便利，却陷入“数字陪伴”下的情感孤独，数字反哺从最初的“赋能”转变为束缚代际情感的“枷锁”，表演性照护与情感空心化成为数字时代家庭代际关系的突出问题。

既有研究多聚焦数字反哺的赋能效应、影响因素与实践路径，对其负面效应与异化问题关注不足。基于此，本研究聚焦数字反哺中的表演性照护与情感空心化问题，通过深度访谈法还原真实的代际数字互动场景，探究表演性照护的表征、成因与对策，试图回答以下核心问题：其一，数字反哺中表演性照护的具体表现形式与特征是什么？其二，表演性照护的形成受到哪些因素的驱动？其三，如何破解数字反哺的异化困境，回归情感照护的本质？

2. 研究方法

随着数字媒介技术的广泛推广，“数字鸿沟”和“数字反哺”现象在社会行动中更加普遍，本研究选取江苏省“乡村空巢家庭”这一典型的代际互动场域为观察切入点。在乡村空巢家庭场域中，由于人口流动，大量子女进城务工，亲子两代长期处于分离状态，新媒体已经深度嵌入乡村空巢家庭代际沟通之中，无论是数字反哺中的表演性照护还是情感层面的疏离与缺失，代际间的互动张力都能充分呈现。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通过线下面对面以及线上网络的访谈方式，主要对江苏省 9 个乡村空巢家庭进行深度访谈。具体人口统计学特征见表 1 所示。访谈对象分为 9 组(每组 1 名老人 + 1 名子女)，编号采用“亲代(Q)+ 序号”“子代(Z)+ 序号”的形式，如 Q1 代表第 1 位老人，Z1 代表其子女。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受访者的新媒体使用情况(使用原因、使用设备、常用软件、使用体验、使用困难)；家庭代际间使用新媒体进行互动的频率、内容；家庭两代人在使用新媒体进行数字反哺的过程中出现的表演性照护、情感沟通不足等相关问题等。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surveyed households
表 1. 受访家庭的基本信息

组别	亲代编号	年龄	性别	居住情况	子代编号	年龄	性别	职业	与亲代距离
1	Q1	62	女	同城独居	Z1	32	女	企业职员	同一城市，每周见面 1 次
2	Q2	68	男	同城独居	Z2	35	男	公务员	同一城市，每两周见面 1 次
3	Q3	65	女	异地独居	Z3	29	女	教师	不同省份，每月见面 1 次
4	Q4	70	男	异地独居	Z4	33	男	程序员	不同省份，每两月见面 1 次
5	Q5	63	女	同城空巢	Z5	30	男	个体户	同一城市，每周见面 2 次
6	Q6	66	男	同城空巢	Z6	34	女	医生	同一城市，每周见面 1 次
7	Q7	69	女	异地独居	Z7	31	男	设计师	不同省份，节假日见面
8	Q8	64	男	同城独居	Z8	28	女	媒体人	同一城市，偶尔见面
9	Q9	71	女	异地独居	Z9Z	36	男	企业管理	不同省份，每年见面 1~2 次

本研究初始样本为江苏省 9 组乡村空巢家庭(18 人)，受调研时间与地域限制，样本量相对有限。后续研究将扩大调研范围，覆盖江苏、安徽、山东等多省份乡村地区，计划将样本量扩充至 20 组及以上，提升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与说服力。

3. 数字反哺中表演性照护的表征

3.1. 工具性替代：技术代办取代深度互动

工具性替代是表演性照护最基础、最普遍的表现形式，指乡村空巢家庭的子代在数字反哺中，为追求效率、避免麻烦，以“直接代办”“远程操作”的方式替代对亲代的技能传授与深度互动，数字反哺沦为单纯的“技术服务”，而非情感交流的载体。由于亲子异地分离，子代无法实现线下陪伴，只能通

过远程数字代办的方式完成照护义务。Q3 (69 岁, 乡村异地独居)提到: “手机交电费、挂号、买东西, 我都不会, 每次都是直接打电话让女儿弄, 她在城里上班忙, 也不耐烦教我, 说‘我直接帮你弄好就行, 你别管了’。有时候想学着自己弄, 她就说太麻烦, 怕我弄错, 干脆不让我碰。” Z3 (32 岁, 教师, 进城务工)也坦言: “教我妈用手机太费时间了, 讲几遍她都记不住, 还容易点错链接、乱下载软件, 我在城里上班本来就忙, 不如我直接帮她操作, 几分钟就搞定, 省事又省心。”这种“代办式反哺”在访谈对象中占比极高, 8 名老人表示子女“很少教, 大多直接帮忙弄好”, 仅 1 名老人表示子女会耐心教学。

3.2. 仪式化互动: 浅表沟通取代深度交流

仪式化互动在代际沟通方面主要体现为代际间的数字互动内容缺乏真实的情感表达与深度沟通, 数字互动沦为“走过场”的仪式。

一方面, 代际数字互动的时间与内容高度固定, 沦为“例行公事”。另一方面, 互动内容局限于事务性信息与表面寒暄, 缺乏情感分享与内心交流。Q7 (71 岁, 乡村异地独居)提到: “儿子在城里当设计师, 每周日晚上 8 点准时跟我视频通话, 每次都是那几句话: ‘妈, 吃饭了吗? 身体怎么样? 家里还好吧?’ 我说挺好的, 他就说‘那行, 你注意身体, 我挂了’, 每次通话不超过 5 分钟, 感觉就是完成任务, 到点打卡一样, 根本不说他在城里的情况, 也不问我心里想啥。” Z7 (31 岁, 设计师, 进城务工)也承认: “平时在城里加班多, 没时间经常聊, 固定每周打个视频, 算是报个平安, 也让自己觉得尽到孝心了, 内容确实没什么深度, 就是简单问候, 也没精力听我妈絮叨。”

仪式化互动的本质是“形式大于内容”, 代际间通过固定的数字互动维持“关系存在”, 却回避真实的情感碰撞与深度沟通。乡村空巢老人看似通过数字平台与子女保持“高频联系”, 但这种联系缺乏情感温度, 无法填补内心的孤独感。

3.3. 符号化展演: 孝道表演取代真情实感

符号化展演是指乡村空巢家庭的子代将数字反哺与孝道行为作为“社交符号”, 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刻意展示与表演, 以获得他人认可、塑造“孝子”形象, 照护行为的核心目的从“满足亲代需求”转变为“自我形象建构”。由于子代进城务工, 无法实现线下尽孝, 便通过线上符号化展演的方式, 向亲友、邻里展示自己的“孝顺”, 弥补线下照护的缺失。

部分子代在为亲代提供数字帮助后, 会刻意记录场景并发布至朋友圈、家庭群等平台。Z4 (33 岁, 程序员, 进城务工)说: “每次帮我爸弄好手机、买好东西, 我都会拍个照发朋友圈, 老家的亲戚朋友都会点赞评论, 说我孝顺, 自己看着也开心, 也能让我爸在村里有面子, 毕竟我不在他身边。”还有子代将节日数字红包、线上问候等作为“孝道符号”, 刻意在社交平台展示, 以形式化的数字行为替代实质性的情感付出。Q8 (64 岁, 乡村同城独居, 子女进城务工)说: “一到过节, 儿子就给我发红包, 然后发朋友圈, 平时连个电话都很少打, 红包收了, 心里更空, 感觉他就是做给别人看的, 不是真的关心我, 还不如他抽时间跟我聊几分钟。”

符号化展演的核心是“孝道的数字化表演”, 这种行为完全背离了照护与孝道的本质, 不仅无法满足老年人的情感需求, 反而会让老年人感受到不被尊重、不被理解, 加剧情感疏离与心理落差, 尤其在乡村熟人社会中, 这种表演性尽孝更易让老人产生心理负担。

4. 数字反哺中表演性照护的形成逻辑

4.1. 个体逻辑: 子代时间贫困与情感精力匮乏

罗萨在《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中指出, 现代社会是一个加速社会, 并且不断的加速

导致了社会确定性的极度缺乏，由此带来对人类、社会和个人未来的不可把握[5]。不确定性下的焦虑与苦闷已成为现代人的主要病征之一，因此，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与高压，使进城务工子代普遍陷入“时间贫困”困境，成为表演性照护形成的直接诱因。年轻人在城市面临职场竞争、租房压力、育儿压力、生活琐事多重负担，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极为有限，难以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进行深度数字反哺与情感交流。Z6(34岁，医生，进城务工)说：“我在城里医院上班，经常加班、值夜班，回家还要照顾孩子，每天累得不想说话，根本没时间耐心教我妈用手机，更没时间跟她深度聊天，只能抽空帮她处理点紧急问题，毕竟在城里生存不容易，先顾着自己的工作和小家。”

此外，子代的情感精力被职场、家庭等多重关系分散，对乡村空巢亲代的情感关注度降低，将数字反哺视为“孝道义务”而非“情感表达”，情感投入严重不足。多数子代表示“能解决技术问题就不错了，情感交流确实顾不上”，时间与精力的双重匮乏，使子代被迫选择“低成本、高效率”的表演性照护，成为数字反哺异化的现实基础，而亲子异地分离，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时间与精力的稀缺性。

4.2. 代际逻辑：数字权力失衡与主体性缺失

子代作为“数字原住民”，掌握数字技术的知识、技能与规则，拥有数字互动的主导权与话语权；而乡村空巢亲代作为“数字移民”，对数字技术存在依赖与恐惧，只能被动接受子代的安排与帮助。这种权力差异使子代在数字反哺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完全按照自身的意愿与方式提供支持，无需考虑亲代的真实需求与情感感受。此外，考虑到过度接触电子屏幕，给老年人带来的健康风险在不断累加，还容易造成心理负担、激发代际冲突、引发家庭矛盾[6]，子代会限制亲代的数字技术使用权。Q6(66岁，乡村空巢，配偶在世)说：“我想学用短视频，看看村里其他人发的视频，也想跟老伙计们分享家里的庄稼，儿子说太浪费时间，还容易被骗，不让我学，直接帮我屏蔽了所有短视频软件，我根本没有话语权，只能听他的，他在城里见多识广，我也不敢反驳。”

另一方面，数字权力失衡导致乡村空巢亲代在代际互动中主体性缺失，沦为数字反哺的“被动接受者”与“旁观者”。子代决定反哺的内容、方式与时间，亲代只能被动服从，无法表达自身的真实想法与情感需求。Q9(71岁，乡村异地独居)提到：“我想跟女儿多视频聊聊天，说说村里的事，说说我心里的孤单，她总说忙，每次视频都是她问我答，我想多说几句，她就说‘妈，你别啰嗦了，注意身体就行’，感觉我就是个被照顾的对象，她在城里忙，我也不想给她添麻烦。”

4.3. 社会逻辑：孝道伦理数字化与表演性评价

传统孝道文化在数字时代发生现代性转型，逐渐呈现出“数字化、形式化、表演化”的特征，社会评价体系的导向进一步推动了表演性照护的形成。尤其在乡村社会，熟人社会的评价压力较大，子代进城务工后，“尽孝”成为其在亲友、邻里面前树立良好形象的重要方式，而数字反哺成为其实现“远程尽孝”、展示孝道的主要载体。一方面，数字技术重构了孝道的实践形式，传统孝道的“线下陪伴、悉心照料”被“线上代办、数字问候、社交晒孝”等数字化行为替代，孝道从“内在德性”转变为“外在符号”。社会普遍将“子代是否提供数字帮助、是否在社交平台展示孝心”作为评价孝道的重要标准，使子代更倾向于通过表演性数字行为迎合社会评价。Z9(36岁，企业管理，进城务工)说：“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城里打工，大家都在朋友圈晒孝顺，你不晒，别人就觉得你不孝顺，觉得你忘了老家的父母，为了面子，也为了让父母在村里有面子，只能偶尔晒一下帮父母弄手机、发红包的照片，就算是尽孝了。”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可视化”与“点赞机制”，强化了孝道行为的表演属性。子代在社交平台展示数字反哺行为，能够快速获得他人的点赞、评论与认可，满足自身的形象需求与虚荣心，形成“表演-获赞-再表演”的循环。而这种表演性孝道被社会广泛认同与模仿，逐渐成为数字时代乡村空巢家

庭的孝道“新常态”，进一步固化了表演性照护的行为模式。

5. 破解数字反哺异化困境的对策建议

5.1. 代际层面：重构数字互动模式，回归情感照护本质

数字反哺对于老年人数字获得感和数字社会参与而言有积极意义，子女的数字反哺更易于缓解老年人数字焦虑[7]。对于亲代来说，减少“代办式反哺”，增加“教学式反哺”才是有效利用数字反哺提高老年人数字素养的核心路径。因此子代在闲暇之余可以利用视频通话、语音指导等方式，耐心教授乡村空巢老人数字技能，尊重老年人的学习意愿与主体性，让老年人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成就感与参与感，同时通过教学过程增加深度情感交流，主动倾听老年人的内心想法。而乡村空巢老人也需主动打破对数字技术的恐惧与依赖，积极学习数字技能，并主动表达自身的情感需求与真实想法，敢于向子代提出期望，而非被动接受、默默忍受，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不要担心“给子女添麻烦”。子女的关心与陪伴本就是孝道的核心，主动表达需求才能让子女更好地了解自身的感受。此外，代际支持在促进终身学习、积极老龄化、代际团结等方面也体现积极意义[8]。

5.2. 家庭层面：重塑孝道文化，构建深度情感联结

乡村家庭内部需重塑传统孝道文化的核心内涵，明确“孝为真心、孝为陪伴”的本质，摒弃数字化、形式化、表演化的孝道误区。数字互动永远无法替代线下陪伴的情感价值，因为真正的孝道并非线上代办、社交晒孝，而是真心的关爱、耐心的陪伴与深度的情感交流。因此，进城务工子代应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利用节假日、年假等时间，多回家探望父母，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共同参与田间劳作、家务劳动等活动，强化代际情感联结，弥补数字互动的浅表化缺陷。而对于无法经常回家的子代，可委托村集体、邻里帮忙照顾父母，定期了解父母的生活与情感状态，同时利用视频通话等方式，开展“线上共餐”“线上聊天”等更具温度的互动。只有这样构建“线上 + 线下”相结合的多元代际互动模式，才能让乡村空巢老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关爱。

5.3. 社会层面：构建多元助老体系，营造情感友好环境

社会支持对于个体的数字融入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应加大数字适老化改造力度，推动智能设备、APP与乡村公共服务的适老化优化，简化操作流程，增加语音功能、大字模式，降低乡村空巢老人的数字使用门槛，减少对子代数字反哺的依赖。同时，将“情感助老”纳入乡村老年服务体系，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乡村社区、社会组织开展老年情感关怀服务，如老年心理疏导、代际情感交流活动、老年社交小组等，为乡村空巢老人提供多元情感支持渠道，缓解其孤独感。此外，乡村社区也应发挥基层服务作用，搭建代际数字互动与情感交流平台，开展“数字助老课堂”“代际陪伴活动”等，组织进城务工子代志愿者、乡村年轻志愿者帮助老年人学习数字技能，同时促进代际间的深度交流。在国际上，2020年欧盟理事会在关于老年人数字化时代人权和福祉的相关结论中明确提出通过志愿服务促进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代际交流与互动[9]。因此，大学生志愿者也应主动了解学习相关政策规定，在参与志愿服务的过程中自觉规范自身服务态度和行为，助力老年人平等、便捷地参与数字生活[10]。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化解代际冲突，重构和谐代际关系，缓解乡村空巢老人的孤独感。

6. 结语

数字反哺作为数字时代弥合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维系乡村空巢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方式，在实践中却呈现出从“技术赋能”走向“情感束缚”的异化态势。本研究以江苏省乡村空巢家庭为场域，通过深

度访谈法对数字反哺中的表演性照护与情感空心化问题展开探析,发现子代的数字支持已逐渐异化为工具性替代、仪式化互动与符号化展演,其根源在于子代时间贫困、代际数字权力失衡以及孝道伦理数字化的三重逻辑叠加,最终导致老年人情感需求被忽视、家庭关系趋于疏离。这一结果表明,数字反哺的价值不应仅停留在技术操作与事务代办层面,更应承载代际情感交流与精神慰藉的核心功能。

乡村空巢家庭因亲子长期异地分离,对情感联结的需求更为迫切,而表演性照护不仅未能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代际间的情感隔阂。要破解这一困境,既需要子代转变照护理念,将情感陪伴融入数字反哺全过程,也需要老年人主动表达需求、提升数字主体性,更需要家庭、社区与社会协同发力,重塑有温度、有实质、有内涵的代际数字互动模式。

数字技术始终是服务于人的工具,而非替代情感的载体。唯有让数字反哺回归情感照护的本质,摆脱形式化与表演化陷阱,才能真正实现技术赋能与情感滋养的统一,让乡村空巢老人在数字时代既有生活便利,更有情感依靠,为积极老龄化与乡村家庭和谐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城乡互望:乡村传播转型研究(23FXWB008);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媒介可供性视角下返乡青年“城乡两栖”适应路径研究(2024SJZD143)。

参考文献

- [1] Lee, J.H. and Bae, S.M. (202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rtphone Use Motives, Social Capital, Digital Literacy,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Elderly Koreans. *Iran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52**, 2554-2562.
- [2] 李继东, 刘欢. 代际数字鸿沟的消弭与加剧: 代理式反哺对农村父母社交媒体生活的双重影响[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 45(1): 149-163.
- [3] 周裕琼, 丁海琼. 中国家庭三代数字反哺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 国际新闻界, 2020, 42(3): 6-31.
- [4] 匡亚林. 老年群体数字融入障碍: 影响要素、用户画像及政策回应[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6(1): 46-53.
- [5] 哈特穆特·罗萨. 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M]. 董璐,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15-176.
- [6] 陈宗海, 蒋俏蕾. 媒介架桥·社会共治: 老年人数字融入与积极老龄化的双向赋能[J]. 中国出版, 2026(2): 27-32.
- [7] 罗强强, 郑莉娟, 郭文山, 等. “银发族”的数字化生存: 数字素养对老年人数字获得感的影响机制[J]. 图书馆论坛, 2023(5): 130-139.
- [8] 商宪丽, 张俊. 公共图书馆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 角色、遵循与路径[J]. 图书馆学研究, 2023(10): 74-83+92.
- [9] 刘晓娟, 谢瑞婷. 欧洲老年人数字素养项目的实践经验与启示[J]. 图书情报知识, 2023(2): 117-130.
- [10] 曾粤亮, 夏亮亮, 程慧平. 代际支持视角下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实践要素与路径——以大学生数字助老志愿服务为例[J]. 图书馆学研究, 2025(1): 73-84.